

最美常山港

南丰后人

钱塘江上游的晨雾里,你携绿绸自青山漫来。马金溪拂过衣襟,清露坠入水面,月亮湾便漾开鱼鳞似的涟漪。46.6公里旅程从这里启程,每一步都踩着水墨韵律。古称定阳的土地上,风携陆棻“中道肩相易,人情信恋乡”的吟哦掠过田埂,野草的根须朝着故乡蔓延,将恋乡情结织进土壤。

长风村古柏道劲,皲裂的树皮藏着岁月,犹记得名相赵鼎忠魂安息于此,风过皆含肃穆。石门坑的晨雾裹着水汽,江孚的诗行便在其中生长,字句浸满江水清冽。山道的青石板,被岁月磨得发亮,朱彝尊笔下“山行十人九商贾”的喧嚣虽远,石阶上仍留着马蹄痕迹,似有商队铜铃随风欲响。李渔题砚的墨迹仿佛凝在石上,清辉顺溪流散开,与岸边柚林缠绵。春日柚花如雪逐波,把清甜送往下游村落;秋日柚果满枝,倒映江中,连流水都染成蜜色。

倪溪桥的石拱驮着百年风雨,青苔是时光的印章,卧于江面引你入天马城。洞桥如新月卧波,桥洞映水拼成圆月,随波轻晃。溪流映着文峰塔入云,塔尖仿佛刺破云层。詹莱“皎皎独宜秋秋月,一泓深夜浸空明”的亮色,洒在江面与两岸灯火交织。岸边路灯晕开暖光,落进水里化作细碎金箔,随浪起伏。东明湖畔竹林茂密,风穿竹叶沙沙,泉声从竹根滴落,混着鸟鸣自成乐章。亭台楼阁藏于

花荫,朱红柱、飞翘檐都沾着花香,游人坐亭中看流水落花,纵有归乡念头时现,却只愿多留片刻。内河温柔绕巷,将古韵悠然叠进晨光,勤劳的妇人河边浣衣,木槌声与流水合奏成市井小调。

南门溪浪花拍着鹅卵石,催你东行。转过山坳,青石镇柚香漫来,似温柔手掌裹住路人。千亩柚林里,咖啡馆招牌随风轻晃,玻璃门上贴满柚果贴纸。穿堂风携胡柚的酸甜,混着蜂箱里的嗡嗡声飘向江岸。旅人眺望柚林发呆,庭院木桌摆着剥好的柚子,果肉晶莹闪着水光。花石长廊里,奇石静立如诗,或似雄鹰展翅,或如山峦蜿蜒,与“中国第一杂柑”硕果相映。柚树枝叶探出头,沉甸甸的果子垂在游人眼前,触手可及那饱满果皮。招贤古渡的晚霞染红了天空,芦苇随风摇曳,李溥“一水漾回入大川”的吟哦在暮色中流转。渔灯初亮,渔民驾船归来,船头灯拖出光带,满江波光跃动如诗行,装点古渡黄昏。

悠悠常山港,三十万儿女的双手护你清澄。五水共治的春风吹过,你洗去尘埃,重焕明眸。江水澄澈,可见鱼虾穿梭卵石间,偶有小鱼跃出,水花落在岸边青草。看远处,油茶山



长风村观光栈道旁江景 通讯员 王一群 摄

新苗展叶,嫩绿芽尖朝阳光生长,“一地生三金”的希望随江荡漾,漫过田埂、村落,浸进人心。亲水平台上,老人牵孩童散步,孩子指着水影嬉笑;年轻人坐石阶聊天,风筝线被风吹得笔直。古埠石阶踏满观光脚步,游客听老人讲古渡故事;沿岸的人们散步跳舞打太极,动作如流水舒缓,连呼吸都慢下来。漂流竹筏从上游来,筏工号子回荡山谷,竹筏划水留一道清痕,载着欢笑声奔向远方。

暮色漫过双港口,你与江山港在余晖里相拥,同赴衢江。你带去的不仅是柚香石韵,还有樊尚书的清廉、赵鼎的赤诚,更有柚林咖啡馆的新潮、共富大道的生机。江水汤汤拍岸,是历史絮语诉说千年故事,也是未来序曲吟唱崭新篇章。这浸润千年文脉、盛满民生欢歌的常山港,如一首写不完的诗,永远流淌在浙西大地,成为人们心中最美的风景。

诗魂栖秋山:李龔与常山山水的精神共鸣

毕建国

南宋末年的秋风,曾载着一位隐士的履痕掠过浙西常山。江湖派诗人李龔,以集句诗名世,一生淡泊避仕。他在南游与归程中,与常山结下了一段缱绻诗缘。那青山、溪港、古寺与禅心,不仅化作他笔下清逸的诗句,更成为晚宋文人精神追求的鲜活注脚。

李龔(1194—约1279),字和父,号雪林,祖籍山东,寓居吴兴。他终身未仕,交游多为僧道隐士,诗风清逸孤高。其《梅花衲》集句诗堪称南宋咏梅代表,将梅之清气与士人风骨相融。当这位诗坛隐士踏入常山,浙西的灵秀静谧便与他精神世界完美契合。

秋日南行,李龔拄杖踏入常山群峰,作《常山道中》:“短策轻衫过常山,乱峰青处路回环。人家半在云深处,时有炊烟出树间。”这首小诗语浅意远,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山村图。“短策轻衫”绘出诗人淡泊形象;“乱峰”句写尽山峦连绵、道路蜿蜒。后两句尤为传神——云深处隐现村落,树梢间袅起炊烟,这份山水人文交融的静谧,正是李龔心驰的隐逸之境。

数日后,归程中的李龔停泊于常山箬溪村。这座三山交界的古村落,让他流连忘返,接连留下数首佳作。

《箬溪晚泊》云:“孤舟系岸晚潮平,碧水微茫浸碧城。渔火数星秋浦外,一钩新月挂溪明。”傍晚潮平,孤舟系岸,溪水倒映青山。秋浦外渔火如星,溪上一钩新月高悬。全诗无一字写情,却处处是情——孤舟有山水为伴,羁旅有星月为邻。这份悠然,是诗人淡泊品格的流露,也与常山静谧气息完美相融。

在箬溪,李龔结识僧人焕上人,二人于古寺夜坐闲谈。三首《与箬溪焕上人夜坐》,将山水之缘延伸为禅意之契。

第一首:“一庵秋色里,共坐佛灯前。风引上香馨,月浮煎茗泉。袖寒沙气逼,窗迥树声悬。语罢鸦栖定,山僧入夜禅。”开篇即营造清幽氛围。秋风送香馨,月映煎茶泉,寒意侵袖,远树声悬。闲谈至鸦栖僧定,诗中佛灯、香馨、禅定等元素,契合李龔与僧道相交的人生轨迹,将山水之乐与禅心之静融为一种。

第二首则换了一番景致:“菱窠柿叶满秋池,仿佛樵歌在翠微。隔寺晚钟声欲断,蒲葵树底一僧归。”菱池柿叶,秋意满目;翠微深处,仿佛樵歌。晚钟声断时,一僧缓步归。全诗动静相映,勾勒出箬溪与世无争的田园风光,这远离尘嚣的宁静,正是李龔毕生追求的精神境界。

第三首更添闲雅:“疏雨过长林,溪头日半沉。开尊成草酌,得句嚼花吟。蜗砌苔堆湿,蛛帘柳映深。倚栏秋欲暮,醉耳怯寒砧。”疏雨初歇,落日半沉。与友人开樽小酌,得句吟诗。苔阶尚湿,柳色幽深。倚栏暮秋,微醺中竟怕听那引愁的寒砧声。此诗情景交融,有闲雅之乐,亦暗含一丝羁旅情怀,让山水情缘更显真实厚重。

李龔与常山的相遇,是一场精神的契合。南宋常山文运鼎盛,不仅有“一门九进士”的书香,更是众多隐逸文人的精神家园。这里的山水浸润宋韵雅致,恰与李龔淡泊避仕、热爱自然的人生追求不谋而合。他在常山的诗作,没有呐喊与愤懑,只有对山水的热爱、对禅心的体悟,这正是晚宋文人在乱世中寻求精神寄托的真实写照。

千年流转,李龔笔下的常山山水依旧。那些诗句如常青之树,扎根在这片土地上。这段情缘早已超越简单的行旅题咏,成为一种精神的共鸣——山水滋养诗歌,诗歌成就情缘,而这份情缘,又让常山的山水更添人文底蕴。

如今再读这些诗句,仿佛仍能看见那位轻衫短策的诗人,在秋日山水间缓步前行,与青山对话,与溪水共鸣。这份跨越千年的诗意与坚守,是李龔留给常山的珍贵馈赠,亦是一种启示:在喧嚣尘世中,唯有坚守内心的淡泊与纯粹,方能于山水间寻得心灵的栖息之地,让生命绽放出诗意的光芒。

同年承世好 诗酒见真情

——张耒与常山王汉之的深厚情谊

徐裕斐

北宋年间,朝堂之上有贤臣理政,文坛之中有雅士挥毫,而跨越政事与文事的真挚情谊,更如暗夜星光,照亮了那个党争纷纭的时代。衢州常山的王汉之与楚州淮阴的张耒,同年而生、同科及第,承续父辈之交,以诗酒为媒,在数十载岁月中结下深厚情谊,成为北宋士人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王汉之与张耒,皆生于宋仁宗至和元年(1054)。熙宁六年(1073),二人同登进士榜,王汉之以甲科崭露,张耒亦凭才入仕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同年”。此缘亦承自父辈:王汉之父王介,为庆历六年进士,与苏轼交笃;张耒父亲任职京师时与之相知。张父赴任吴江,王介赠诗《送张君宰吴江》,诗中“烟水菰芽紫,霜天橘颗丹”之句,尽显知交情谊。父辈之交如春雨润物,使王汉之与张耒自少年相识,及第后交往愈密,情谊日深。

王汉之字彦昭,历四十余职,官至延康殿学士,经术、政事、文词皆精,堪称常山翘楚;张耒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,文风平易,心系民生,然仕途坎坷,屡遭贬谪。身份境遇虽异,

二人情谊却愈经风雨愈显坚定,诗词唱和即为明证。

约1090至1093年间,王汉之知澠池县。春日,他发起“以诗换牡丹”雅事。适逢张耒友人陈器之路经澠池,获赠牡丹并以诗致谢。张耒在京得见诗作,欣然唱和《和陈器之谢王澠池牡丹》:“十首新诗换牡丹,故邀春色入深山。御袍黄粉天然薄,醉脸胭脂分外殷。”诗中咏花之娇艳,亦见知音相契之情,“狂来满插乌纱帽”一句,更显挚友间的恣意欢畅。是年冬,张耒特赴澠池探访,途中作《冬日自福昌之澠池》,诗中“时平战伐息,地僻村落闲”之景,含蓄映照出王汉之的治理之效。

元祐八年(1093)后,新党复起,元祐旧臣遭贬,张耒亦开始漂泊生涯。患难之中,王汉之的陪伴尤为珍贵。绍圣元年(1094)重阳,王汉之邀张耒于洛阳湖园相聚。张耒感怀际遇,作《次韵和王彦昭九日湖园会饮》:“故人怜寂寞,九日共登临。天地客行远,山河秋已深。”“怜寂寞”三字道尽故人体恤,“狂来能醉舞,兴罢独悲吟”则流露毫无掩饰的坦荡,正

是深交之证。

此后秋日,二人再会洛阳。王汉之赠感秋诗三首(今佚),张耒遂作《次韵王彦昭感秋三首》相和。“愁见洛阳秋夜月,无情偏照不眠人”之句,尽诉谪居愁寂,亦唯有在挚友面前,方能如此直抒胸臆。王汉之虽无诗文存世,然其屡在张耒困顿之时邀约慰藉,这份休戚与共之情,恰如时人对其“一时交游号为第一”之评,重情重义,由此可见。

政途有沉浮,岁月有尽时。张耒于1114年离世,王汉之亦于九年后逝去。他们的生命终有尽,情谊却借诗留痕。从少时相识,到中年互勉;从诗酒唱和之雅,到患难相扶之诚。王汉之与张耒之交,既有世谊传承,更见心魂相契;具文士之风雅,亦含君子之坦荡。

千载之下,重读“十首新诗换牡丹”之趣,“故人怜寂寞”之暖,仍能触动人心。这份情谊昭示:无论世情如何,重情守义、肝胆相照的品格始终珍贵。两位先贤以一生践行“同年承世好,诗酒见真情”之约,终成一段不朽佳话。